—4—

黄昏的颜色是一片橘金下隐隐夹杂着一点绯红和淡紫，天色出奇的好。饮品店门前有一对小情侣走过，他们在一片光芒中手牵着手，时不时凑近了说些什么，两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刚下班的职场女士手里拿着小镜子涂着口红，脚踩着高跟鞋“噔噔噔”踏过下水井盖，意气风发地踏入这一片街区，准备享受都市繁华的夜生活时光。

温度逐渐下降，街上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你看着窗外愈发注入活力的街道，总算肯离开这个蜗居了一下午的小店，重新加入到人群之中。

斯特兰奇已经是第四次拿出手机了，面对着空空如也的收件箱，他不止一次怀疑是不是信号出了问题。或者，干脆是你当初留手机号的时候输入有误？

他再次看了一眼消息发出时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病房有值班护士跑到办公室，催促斯特兰奇去做最后一次检查，他叹了口气，把手机丢进抽屉，转身拿起检验单朝外走去。

室友开门的时候敏锐地嗅出了屋里的香气，包都没有放下就径直走向厨房，并精准地从灶台上扒出剩下的糕点。

她大喜过望，一边胡吃海塞，一边猛夸你的手艺。直到听见你没有回音，才往屋内看去：此刻你只趿拉着一只拖鞋仰躺在沙发上，正端着手机苦思冥想，愁眉不展。

室友很给面子地坐到你旁边。

“在烦些什么，说来给我听听，让本心理咨询大师给你排解排解？”

你晃荡着两条腿，努力撑起身子来：“他找我吃饭，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

“那是好事啊，你怎么还这副表情？”

“问题是我还没想好怎么回他，”你深吸口气，找出斯特兰奇发来的那两条消息递到室友眼前：“你看他这话说的，怎么看都很像客套话吧？万一他只是客气一嘴，我却当真了，是不是不太好？”

室友翻了翻信息，艰难地咽下了嘴里的桃酥，冲到厨房倒了杯水。

“或者是不是由我先拒绝更好？”你忽然觉得怎么想怎么有道理，干脆踢掉了脚上仅剩的最后一只拖鞋，垂头丧气地再一次窝进了沙发。

正在你以为室友也因为赞同你的观点而不好开口时，忽然听见厨房传来她骂骂咧咧的声音：“这也能吃一嘴狗粮……要我说很简单的事，就四个字。”

你有气无力地问：“什么？”

“他直，你傻，”室友转身回到客厅，把手机丢还给你，仰天喟然长叹：“你们还真是天生一对。”

她看着你一脸不知所谓的表情，无奈道：“我的姐妹，你现在不是在中国，不要用在中国的客套思维来揣测这里的人啊！就我们的文化来讲，如果我们不愿意做的事，直接就会说明，根本不会在这里跟你弯弯绕绕。”

“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两天做了什么，但我能看出来，他对你是有好感的。我敢跟你打保票——”室友拍拍你的肩膀，同你挤了挤眼睛：“就算他对你不是那种好感，至少也愿意继续跟你接触下去。机会很大，我看好你！”

“真的？”这一席话下来，你瞬间又回复了元气，坐直了身体。

“当然！”室友仰起头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听我的，赶紧确认个时间，然后美美地去赴约吧！给他一个惊艳的惊喜！”

这股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很自信的气质直接冲淡了你的最后一丝犹疑。你重重地点了点头，抄起电话编辑起来。

斯特兰奇的傍晚也有点不顺，晚检之后，他又被老教授揪去汇报进度。数据上似乎有点问题，教授问了这个问那个，他解释到接近八点钟才被放回办公室。夏夜里知了不知疲倦地发出令人厌烦的叫声，医生们早就已经下班了，只剩下几个轮夜班的小护士还在收拾，见到他很礼貌地打了声招呼，他忍着心烦气躁点点头，算是回应。

办公室到处都是消毒水味，几个空食盒堆在桌子上，算是让空气里多了一点若有若无的点心的甜香。斯特兰奇换好衣服，有些疲惫地松了松领带，拿出了抽屉里放着的手机。

通知栏已经有了新消息提醒，是你发来的回信。

短信写着：“抱歉下午有点事忙，才看到消息。我随时都有时间，看您什么时候方便就行。”

他翻了翻日历，随手敲下一行字：“那就这周六晚上？”

这次的回应出乎意料的快，斯特兰奇几乎是在信息发出去没几秒就收到了回信，上面很干脆地写着“好的”。

“有什么想吃的，或者忌口的东西吗？”他想了想，接着发过去。

稍隔了一小会儿，女孩很快回复道：“我不吃生食，其他都没问题。”后面跟了一个可爱的微笑表情。这让斯特兰奇想起便签上的笑脸，又不禁想起前天树下那个红扑扑的脸蛋。

这个小姑娘，似乎没心没肺的，总是喜欢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每天都那么开心的样子，他想着想着，嘴角也微微上扬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斯特兰奇有一次发来消息确定你的地址之外你们几乎没有联系。你在稍稍有一点失落之外倒也没有很急切地想要去套近乎，于是日子也就这么过着。可距离目标日期越近，你就越发觉得紧张和激动。

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过了很久很久的事，却近得像是就在昨天；而有时明明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面，你却觉得过得如此之慢。一次小小的晚餐，不过短短几日为期，却真正让你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

你掰着指头盼着周六，好不容易到了这一天，又开始念叨着等待夕阳西斜的时分。室友~~几乎~~叫你烦得要死，几乎比你还要盼着斯特兰奇的消息，好解放自己这双听多了念叨的耳朵。

“亲爱的，我穿这件会不会显得太老气？”你拿出一件纯黑的半袖长裙，往身上比了比。

“确实。”室友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地从床上传来。

“这个呢？”你将信将疑，又翻出来一件乳白色的圆领白纱裙。

这是你唯一的一件晚礼服，还是为了应付活动，忍痛放血花了大价钱淘的一件。身上的羽毛亮片一闪一闪的，你有些头痛地别过眼去：“只是晚饭而已，这个是不是太扎眼了。”

“是啊。”室友连眼睛都没抬起来，很敷衍地刷着手机。

你颓唐地坐到地上：“除了这两个我几乎没什么合适的衣服了，难道我还要穿T恤牛仔或者棉布套头衫出门跟帅哥吃晚饭？”

室友嗤了一声，抬眼看了看你哀怨的眼神，终于爬下地来。她翻了翻你那堆保守到诡异的衣服，眯着眼打量了一下你，转身跑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你没看懂她到底是什么操作，对着面前一大堆衬衫又发起愁来。

真是衣到穿时方恨少啊！你一向“舒服至上”的穿衣主张，终于在这场灾难中垮下台来。想想室友，虽然为了上班经常性穿职业套，但花花绿绿的小裙子却一件不少，估计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烦恼吧！

既然说到——

室友的屋门突然打开，她手拿了一件墨蓝色的高腰长褶裙，像神仙一般从天而降。她扬起下巴：“按照你的风格找了一条不那么暴露的，去试试——”

啊！听听这是什么霸总发言！我亲爱的室友！

你感动地捂住胸口。

室友和你身材差不多，所以裙子穿上的时候十分合身。以一条镶了珍珠的细腰带为界，下半身是纯色的散摆，上半身绣了些黑曜石般光泽的珠饰，仔细看还能看到细闪，像幽暗夜空中的星。

虽是圆领，却因为领子上垂坠下来的流苏而显得毫不老气，反而有种时尚俏皮的感觉。另外，尽管是礼服式的长裙，但好在材质和剪裁都比较日常化，平时穿着上街也不会有很大的违和感。

你换了衣服出来的时候，看到室友满意的目光，腼腆地笑了。

“过来坐。”她不由分说地把你推到化妆镜前，一手掐着小黑夹，从梳妆台抓了根皮筋缠上。

室友的手很巧，三两下就帮你把头发盘住翻了个花。用发胶稍稍固定了一下，她把着你的脸左看右看，又拿起尖尾梳子，从侧面挑了两缕发丝出来。

手机叮地响起提示音，斯特兰奇终于给你发来了消息，说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楼下来接你。为了保证头不动，你不得不举起手机打字，果不其然收获了室友一个大大的白眼。

“我一边做着你的造型师，一边还要吃你的狗粮，像话吗你？”

你抿着嘴笑了，插科打诨道：“好啦乖，回来给你报告战果，附加多给你做几顿好吃的，怎么样？”

“真的？”室友一听到你要下厨，眼睛瞬间就亮了，更加卖力地“工作”起来。

“对了，你有没有珍珠耳坠？”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你忽然听见室友发问。

“桌上的盒子里，”室友翻找着，神情逐渐变得无语。你小声辩解：“……珍珠耳钉也是珍珠，凑合也能用……”

“行吧，”她叹了口气，皱着眉摸了摸下巴，忽地一拍头又冲了出去。

屋里发出叮叮咣咣的声音，旋即她小跑回来，手里拿着一条细细的珍珠发卡，轻轻别在了你头上。

“好啦，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室友满意地看着你戴上耳钉。隐藏在头发间若隐若现的珍珠既起到了点缀的作用，又不过分突兀，很好地与耳钉和腰带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这是我吗？

面前的自己美到陌生，你有些怔怔地看着镜子，张口却说不出话来。

“你看，这不是挺好——”室友啧啧几声：“我就说，别总是穿那些松松垮垮的布头，偶尔换种风格嘛，女人总得多多打理自己。”

你苦笑着点点头。

其实道理你都懂，但在这个销金窟一样的城市，想在上东区落下脚跟，需要极其雄厚的资金支持。除非家底丰厚，像你们这种刚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无一不是要自己打拼、一点点积攒。像换着花样买衣服这种没有必要的奢侈行为，你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

中式思维就是这样，人们习惯了把钱存起来花在更加刀刃的事情上，而不是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欢愉。

挣钱，还是挣钱——一切都是借口，总归还是钱挣得不够啊！你感慨了一下，如果能像隔壁剧情里钢铁侠那么有钱，这些事还算事吗？

你最后补了几下口红，站定在窗口。

很恰好地，窗外一辆奔驰S级开过来，将将停在公寓楼门口。你的手机同时响起短信铃声。

“下楼吧，我到了。”

室友戏谑地看向你一秒灿烂的脸。你赶紧跑到门边，拎了双小高跟穿上，回头瞅了瞅看戏的室友，又进来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快走吧快走吧，”室友笑得像个慈祥的老母亲：“玩得开心。”

你没再矫情，深吸口气，点点头向楼下奔去。